

自選一完整章節：

探路

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安平曾經是台窩灣社和赤崁社的土地，海水帶入荷蘭人，把台窩灣社人往北趕到安南，往內陸到台南南區，往南到永康、歸仁和仁德。

雲豹在山上種果樹，在很斜的那種超大斜坡上，除了雲豹的果園，遠方還有要費很大力氣才能爬上的茶園，為了防止土壤流失，那些茶園的主人把每一階茶園都蓋得差距很高，好讓雨水不會一下子把泥土衝下，而淹沒茶樹。那些階梯的高度都超過一百公分，上下每一層茶園，都得雙手雙腳併用爬上爬下，直到往更為陡峭和狹窄的山嶺深處，最終僅剩下一人能夠或攀或拉走上去。

雲豹一出生就在山林裡，雲豹的父母出生在平地，雲豹的父母從台南搬到嘉義，又從嘉義到達台東，最後往山林裡，頭也不回走去。住在較為山下的人跟山上的人說：山裡面真的有東西。雲豹聽過那些傳聞，但一次也沒弄懂究竟是什麼東西在山上，他從未親眼見過。他卻相信自己的父親的確看到了什麼，就在那些星夜下透著深藍色到墨色般的杉林裡，他父親怎麼就不走了，他父親是為什麼心甘情願留在山中，在那大多數時間都像是被黑夜籠罩的森林裡，那裡也宛如深海。

深海中，用強光一照，或許可以發現一尾全身半透明還閃著藍灰色螢光的怪魚，張著像牙齒又如同一叢一叢海葵聚集，全是由外向內一排一排的進食工具，那種像魚又不是魚的生物有著綠色的眼珠，那樣的眼睛不知道在深海是否有實際作用。當潛水艇的燈暗下，黑暗的深海在光消失的那瞬間，佈滿起許多微小，有的有亮點，有的沒有亮光純粹透明著身軀，那些像是微生物的未知生物儘管微小，卻可能是某種蝦子或更為細小的甲殼類。然而大部分的生物都很巨大像是兩百多公分的鸚鵡魷魚，全身唯一的不透明處是眼睛。還有幾十公分到十公分的各種章魚，分布在深海的中層。不透光的腸道、亮晶晶如骨骼般的身軀架構、紅褐色的斑點、薄膜般的軀體、如金子被燒紅的鱗片、刷子般的捕食器、發光的腳肢和星點般的浮游生物，滿滿擁擠著海洋百分之八十五的體積，那裡有氣層，有海流，有浮游生物的分層去隔絕一個又一個深海中的星球和宇宙，當拖網從海面上的時空往海底下墜，拖網在穿越也在破壞，那些各自安定在原本環境內的空氣、水流和生態，直到接近海底，網子一撈深海脆弱的軟體珊瑚礁瞬間消失像毀滅恐龍時代的隕石，一瞬間毀滅地球大半的物種。

那些有美麗羽毛的雉雞就像是穿著星點裙子的魷魚，在深海的黑暗般，那蒼鬱森林的黑暗中，行走時，像是在跳舞。雲豹的鄰居不吃雉雞，他們只需要雉雞的羽毛，別在勇士身上象徵榮譽。那些雉雞沒有恐龍的外貌，卻殘存恐龍演化的基因祕密繼續生存在地球上，成為被馴養卻不被食用的美麗寵物。

雲豹望著那些雞隻流口水，後來雲豹的鄰居也吃雞肉。雲豹在成長過程中，覺得自己跟鄰居們並沒有什麼差異，除了跳下溪水的時候，雲豹全身的多毛阻

擋了他下水的速度，又讓雲豹的毛細孔在上岸時候，被風一吹，雲豹馬上就感冒。雲豹的鄰居還會拔去前額的毛髮，讓額頭顯出方形開闊，就像是大地的模樣。雲豹則滿臉都是毛。雲豹的牙齒很白，雲豹童年掉牙的時候，是鄰居幫忙拔牙，用線和樹枝像開弓一拉，雲豹只流少少的血，很快就開心到處亂跑亂跳。

有些竹林，大人不敢讓雲豹靠近，住在那些地方的人全用燒焦後的樹皮或樹油，把自己的牙齒染黑。那些人的拔牙經驗並不愉快，他們已經成年了，被拔掉的是再也長不回的牙齒，空的牙槽會讓其他牙齒亂長，還得用木片固定空洞，以保護其他存在的牙齒。

颱風來襲時，竹林外的那些風聲就像是要把整座山摘除。雲豹曾經感到害怕過，他父親要他別怕，只要雨水不淹沒土地，也就沒什麼好怕。

雲豹的父親把自己住家的屋頂用木板釘得更牢，還去果園把那些果樹綁緊，能夠搶摘的水果先摘，不能摘的果樹用網子保護，雲豹也在一旁幫忙，當他和他父親回到屋子裡頭，他們把門窗關緊，卻還是聽見狂風在山林裡尋找，宛如海盜在追擊船隻。

雲豹的父親在路邊賣水果，雲豹也在山路邊賣水果，雲豹賣水果的地方，後面是一片大的山壁，山壁上有許多暖溫帶的樹木，有草，有一根根水管，雲豹還可以在山壁下突出的平台，搭蓋一間工作用的寮子，那間寮子就位在更下面山壁的上頭，那裡有路，有幾幢屋子，也有果樹和其他樹木。

雲豹小時候學鄰居又跳又跑繞著那些山壁、林子和幾乎像是山羌走過的道路。那群孩子會避開某些區域，可能是某種生物的遷徙道路，是猛獸求偶季節的必經區域，是山林生育的時間，也可能是傳說中禁忌的老樹，是據說惡靈聚集的山丘。那些地方都像是深海熱泉區所噴發後的石柱，是巨大的海底火山口，是深不可測的洞穴，那些地方儼然應該沒有任何海底生物居住，實則不然。就在那樣的地域，對任何生命都有一定的危險，不管真相是什麼，或許是溫度，是化學物質，是原始獸性，是生命的脆弱或者是無法揭曉的祕密……造就著真實的受傷，或是心理創傷，乃至於原始的集體潛意識，不安的情緒，和冒冷汗的身軀。雲豹的鄰居說：茄苳樹是鬼樹，是靈魂聚集的地方，在野外或是晚上行走，一定要避開茄苳樹裡的惡靈。

在雲豹眼中，千年的茄苳樹只是老樹，是神木，除此之外，雲豹並沒有認為茄苳樹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就像深海有巨大的管水母，身長比藍鯨還要長。雲豹經常想去看看，看他父親生長的地方，離海有多麼近在咫尺，那些巨大的水量儲存在海洋裡，就像龐大的森林藏匿多少種難以估計的生物。

雲豹告訴他父親，他們居住的森林已經不再巨大，森林裡的生物早就離開，他們或許懂得潛海，也能夠偷偷搭船跟著到世界各地，反正那些動物走了，沒有留下屍首，被開發的森林就像被拖網鏟過的深海珊瑚礁，無論幾萬年才能夠長成，只要一發動機器，那些花很久時間才出現的景象，瞬間就會消失。

雲豹的父親開始喝酒，跟一群愁眉苦臉的鄰居們。他們把很甜的酒都喝得很

苦，然後假裝很多東西都不存在，像是沒有了磚塊和鵝卵石的神壇，沒有豬頭壳還綁在柱子上，沒有人首曾經插在竹子上，沒有有人在跟神說話，那些巫師明明還在唸咒，自拍雙腿，大叫，然後有人唱歌，很多人都在跳舞。在太平洋上，也有會跳舞的少女，她們不是巫師，比較像是巫女，她們就像是古埃及的神妓，又像是美麗高貴的仙女，那些少女被嚴格訓練舞藝、生活言行和各種才藝，在重要場合，用椰子油梳起高高的髮髻，她們會穿上島嶼最漂亮的華服，將貝殼和花朵裝飾滿頭滿身，等到奮力把高難度的舞蹈跳完，她們會累得半死而昏厥，她們甚至因此受傷，她們還可能丟掉性命。那些在屋頂跳舞的姑娘也是。然而擁有極高地位的太平洋島上那些神一般的少女，卻會被當成最好的禮物，以防止戰爭發生。姑娘或祭司在福爾摩沙上，負責裁決以賽跑恢復各社的安寧，她們不是禮物，她們會降咒也能解咒，目的維護各社的平安。

彷彿什麼都沒有了。雲豹村裡的祭司正在幫小孩收驚，雲豹待在一旁觀看，覺得還是很神奇。祭司說該名小孩被一隻大白狗嚇到，所以才不吃不喝，那是名還不會說話的幼童，原本兩眼無神發呆，收驚後，那孩子突然開始一點一點吸吮牛奶，還會笑，也會對外界的聲音有反應。彷彿大白狗殘留在幼兒的陰影，瞬間就離奇消失了。那位祭司不苟言笑，繼續為更多嬰兒收驚。

雲豹從小就喜歡研究自然科學，他覺得或許是大白狗的能量殘留在幼兒的身上，感覺像是生物皮屑掉在其他生物而產生的過敏，祭司把那過敏源揮掉了，那幼兒就不會再害怕大白狗。其他的孩子也如是，不再畏懼家裡的鍋碗瓢盆鏽鏽的聲音、電鑽的聲音、鄰居拖鞋喀喀聲、鞭炮聲或是其他分貝較大的聲響。

祭司說話的聲音總是喃喃，到最後才大聲，模樣似乎是在終止咒語。那些細柔的聲音像是水一般，慢慢洗滌那些嬰兒還是幼童，也滲入他們的肌膚，然後直達內心，去終止被驚嚇那一刻的可怕感覺。

祭司抹去的，很可能是細胞受到驚嚇的記憶。祭司還原的，也可能是某種屬於個人停留的時空。被驚嚇的那一時間點，留下被器官裡的神經細胞放大驚嚇的場景，那是人體細胞所創造出來的時空，有速度，有方向，所產生的場域去凝滯那些細胞的代謝，致使細胞產生被凍結在原地的錯覺。那些幼童身上茫茫然的感覺，來自比例上那細胞被恐懼感所控制的程度。好一點的情況，那些孩子還會哭泣；壞一點的狀況，那些孩子彷彿停止了生命表徵，除了反射動作，例如呼吸，其他的動作都因為細胞的靜止而無法被喚醒。

祭司的話像藥水，咕嚕嚕被孩童喝下，細胞被治癒，孩子哭了幾聲，就恢復正常。那些像藥水的话都來自於古老的力量，是語言啟動了細胞的記憶。連同一些草，有些符紙和香的氣味，各式各樣的法器可以讓感官恢復知覺，有時候摸摸那些孩童的頭，叫叫他們的名字，如同被點穴的楞呆情況，或許就能夠被解除。

雲豹也希望有人摸摸他的頭，安慰他時常感冒發燒和受傷的童年，他父親只會大聲斥責他，直到他都被他父親罵傻了，他父親才到門邊，大力拍打大門然後大聲叫起雲豹的名字，然後不斷說著，要雲豹回家的那種話。

雲豹也就不呆了，也不感到委屈，他只是看著他父親茫然又去打零工，去果園工作，也到其他地方幫忙農作或是建築。他待在山上望向山下，都覺得那些雲是海，房子和道路都是從雲海裡長出，他父親持續往下走，到雲海的深處去工作。等工作結束，他父親會回家，彷彿那山林裡真有什麼東西吸引著他父親。他父親帶著一身疲累回家，洗了個熱水澡後，又到森林的盡頭去砍柴。

那是什麼樣的地方？雲豹直跟著父親後頭走，那裡是森林的盡頭，又像是往海的方向前進。彷彿是山上的黑夜，山下仍然是炎熱的白天，亮閃閃一片，很久才會把夕陽的金黃蔓延到海邊。感覺海上的島嶼也不遠，只要像隻鳥裝上翅膀由夜到日的世界或許只需要幾秒鐘，啪答啪答，海水的氣味湧上，浪濤的聲音出現，嘩，嘩，嘩……持續規律在山腳下，遠遠所見那灰白色，是更在海中央的白浪，似乎隨時隨地都要再度沖上陸地。

有沒有偶然發現過山上的貝殼化石，就在砂岩和頁岩之間。或許可能因為旅遊的某個遊客吐了，而必須將車臨停在公路邊。下車照看嘔吐者扶著山壁那瞬間赫然發現山壁裡不只有石頭，還有貝殼的化石，更多是碳酸鈣化後的樹葉，根本還來不及成為化石。

不禁自問：那些樹葉是何時落下，又是何時離開土層的石化過程。

據說整座山都是海底化石，有螃蟹、海膽、鯊魚牙齒、樹葉、籐壺、珊瑚、牡蠣、有孔蟲、苔蘚蟲、魚和鯨魚等化石。雲豹伸手忍不住去觸碰，錐螺和文蛤都似才剛被放入土中，猶如烤肉丟下的貝殼……路邊的遊客拼命吐，雲豹看著山壁的想像越來越多。在河邊沙洲捕獲大量貝類後，才走上山烤肉，所花費的時間多久，可能的目的，當真會如此，停留的時間……大型魚類又是花多久歲月，才能從出海口的淺海地域擱淺後，還努力移動，去鑽去爬去攀才可能上到高山。

雲豹迷路了，他矗立在黑暗的地方，那裡沒有牆，沒有界線，只有無止盡柔軟的黑，身旁像是有寶石魷魚游過。又出現一隻玻璃烏賊，然後有一隻巨大的管水母也在游，從四面八方而來。前後上下左右都可能會有敵人出現，那些沒有眼睛般的生物，有觸鬚的巨大古怪動物，長手長腳般的章魚和魷魚，都像是森林裡的古老針葉林、蕨類和人工栽種的杉樹被風吹得樹葉搖啊搖的。

雲豹從小就害怕森林裡的黑夜，那些樹彷彿都有臉，有眼，有鼻子，有誇張的嘴巴，有隨時會抓人的樹枝，像是可以移動的騰空樹根。

他不禁吸了一口氣，慢慢往岸邊的方向移動，那裡是森林和聚落的界線，是古代海洋堆積層和陸地河流沖積層的交界，他邊走或者邊游，他想像那些黑葉老樹如同深海生物般，實際很可能是脆弱軟爛的深海生物如同森林裡的大樹般，雲豹到底是站在陸地還是海洋——只要一碰上界線、牆和岸邊的礁石，哪一邊才是海。風會把無法立足的大樹吹倒，就像是海流把深海生物撕裂，透過岸邊的礁岩。雲豹一直跑，樹根像是在掙扎，一邊追一邊退，一邊前進一邊躲，那些水泥、柏油、磚塊和不適合樹木生長的土壤都在拉扯大樹的樹根，壓縮大樹的生長範圍，如同原本生長在自由的深海地域生物，一旦被帶入淺海地區，那些海

岸地形會壓縮牠們的行動，進而把牠們像大樹一般斷手斷腳，最後傾倒在高山
上，是幾萬前年的深海。

那些只能把自己固定在水中的深海中層生物，最後都消失在原本居住的海，
後來成為山林，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不可能成為化石。如同那滾落山下的樹木，
離開原本居住的地方，成為某一塊土地の木化石和深海的造礁基底，或是永永
遠遠從這個世界消失。

雲豹是掉入了過去的貯木水池，他從海還是山的夢境裡甦醒，開始大力喘
氣，然後拼命找尋自己應該前往何處，他父親又進入了什麼樣的地域。等到回過
神後，他發現自己緊緊抓著岸上的樹木，彷彿他還會再次滾落，進入山谷或是
海的深谷，那裡有巨大的洞穴，有很奇怪的石頭，上面的印跡彷彿是石頭曾經
是泥土，有什麼在那些泥土踏來踏去，然後泥土卻突然變成石頭。沒有那些生物
或是車輪返回的痕跡，很可能是地形突然發生變化……那些泥土或許是慢慢石
化，也可能是一瞬間，石化後的生物足跡，為何就那麼直深入海的盡頭。

雲豹活在一個有橄欖石玄武岩的地方，那些石頭在岩石的深處，是地質經
過高壓高溫後的火成變質岩，就像深海熱泉區有巨大石煙囪，那些石煙囪只要
離開海洋就會被風化，高大的煙囪慢慢消失，只會留下溫泉，留下地質現象，
留下跟火山的緊密關係，留下海底火山融岩的通道，那些被夷平的石煙囪最後
都可能形成雲豹所看見的風景，平坦或者凹陷，有河流經過，然後冒著溫泉
泡泡的地形。

太平洋島民神話中，有英雄把島嶼從海中釣起，還用繩子綁住太陽，讓太
陽不再消失。雲豹的鄰居仍在跳舞，慶祝古老的神話。天鈿女命或許也還在跳舞
試圖讓天照大神從天岩戶回到天空。太平洋在過去應該經歷劇烈的改變，那些改
變讓太平洋島民曾經在海上生活，然後總有一天回返到英雄所釣起的島嶼，那
時候以為消失的太陽又出現，太平洋島民的英雄因此把太陽用繩子固定在天空。

雲豹的祖先也是在海上漂流，莫名其妙跟著神的指示，終於靠岸上島。

那時候天空的星星也跟太陽一樣躲藏在人類看不見的地方，鳥類或許尚未
往天空攀爬。又或者，那時的鳥類只是暫時離開了被海洋覆蓋的區域，棲息到別
個有陸地的世界，直到原居住地的島嶼再度出現，鳥類才跟著人類，回到海中
的島嶼，如同老鼠、狗、豬和雞被帶上太平洋的各島。

駛離安全的港灣，雲豹的父親再也沒有回家。雲豹的父親可能喝醉，失足在
山谷。雲豹的父親也可能是跟著某些人下山，然後一路走到海邊，最後搭漁船出
海，在風浪很大的某天夜裡，終於與陸地失去聯絡。雲豹的父親那般就像一般人的
父親可能在上工的時候，突然一病不起。雲豹的父親或是雲豹，都有可能在睜
開眼的每一天，遇到不確定的危機，而影響到他們接下去的每一天生活。

雲豹的鄰居跟雲豹說過，他們的祖先離開富庶的王國，只因為國王不肯原
諒愛上狗的女兒，狗和公主因此航向茫茫大海，狗和公主終於在多年後到達某
座島嶼，狗因此成為島嶼的國王般，公主和狗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雲豹還是在山上賣水果，然後想著祖先離開的海。海聽說是危險的，山林也是危險的，雲豹一不小心隨時都可能失足——下過雨後的山壁也許會崩塌，無法支撐人類破壞的自然生態可能會一口吞掉人類和人類的聚落，就像是兇猛的海嘯，還有人為不斷在海底試射的飛彈，以及潛水艇在海底爭鬥，海水嘩的一聲，隨時猶如海底火山爆發。

海依然在那些地方，魚還是在海裡游來游去。雲豹在山林裡賣水果，他喜歡種植，但不太知道如何行銷，他去上課也會去算命。他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可是一看見那算命師家裡的神明，他就莫名哭泣，哭到幾乎不知道自己問了什麼，對方又回答什麼。他付了錢離開，走了幾條巷子，才記得自己應該要買的菜苗、果樹和生活用品，他忘記自己剛剛哭過，他摸著臉頰淚痕的時候都以為是在下雨，他莫名就會哼起他鄰居唱的那些歌曲，他仍然沒有一首聽的懂，但是他很喜歡那些音樂，就像他很少到海邊卻驀地被海所吸引，彷彿人類真來自海洋。

雲豹望著那像是凍結時空的海洋和山林，他還是畏懼著自己的以後，以後……他有時候會不明瞭自己，為什麼要擔心往後的事。當他提著大袋黑色塑膠袋騎著他那老舊二行程機車，滿山追垃圾車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不過就是自己，雲豹、山林和海洋瞬間都成為魍魎，而身在魍魎間的他，彷彿就是山下和山腰人所說的魔神仔，他不知道垃圾車已經開往何處去了，他的心越來越慌。